

小赵来部队看过我以后,就和陈小刚好了



裴志海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一个被人认为是小流氓的少年,中学毕业后,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参军入伍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青春。从“红四连”的步兵到特种兵大队的特种兵,再进入“狼”集训队,经历了诸如纪律、爱情的种种考验,一块废铁终于炼成了一个钢铁战士,一个真正的特种兵。

[上期回顾]

我的同学陈小刚来找我,为了送他到火车站,我向潘连请了假。等公共汽车时,我们碰到了莫小洛,她要去江城。在火车站,陈小刚给我和莫小洛拍了一张照。送走陈小刚以后,我豁出去陪着莫小洛在城里转转。然后我们一起回去。分手的时候,她问了我的名字。

军旅文学

小赵怀疑我骗她

我们开始了专业训练。我们那些从红军团来的战士这时已经融进了整个大队,有点特种兵的样子了。潘连看我们的目光也温和多了,不像刚来时,总是有意无意地带着看不起的意思。周志军也成熟多了,他从狙击手集训队回来,还得了一个大队嘉奖。

这次专业训练带点淘汰性的,是借鉴外军的“猎人”训练来搞的,能坚持到最后挺下来的,都将是特种大队的战斗骨干。

我们从那个训练基地回来后,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大堆信。小赵的来信很生气,她问我这两个月死哪里去了,是不是又有女朋友了,要把她甩了?如果想把她甩了,就给她说实话,她不会阻拦我的,等等,让我看得心里很不舒服,她这是把我看成什么人?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,我是什么样的人她还了解吗?我皱着眉头把信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,站起来走了两圈,如果她的信上都是这么写的,我真不想看它了。

接到女朋友的信,本来想高兴高兴,谁知看了反而更难受。最后我还是坐了下來,心想,说不定她在后面还有一些甜言蜜语呢。谁知后面的更不像话,她讲了一天堆他们学校组织教师到乡下进行计划生育宣传的事,这是政府摊派给他们的,不下去宣传就不发工资。小赵去宣传一次后,回来就很看不起那些农村人了。

我有点想不明白,当年小赵跟着我一起跑回老家去,怎么就没有这么讲呢?我们村庄和其它村庄一样,这些年并没有什么变

化,变化的是小赵。我想象不出小赵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。我越来越不喜欢她的想法了,她变得越来越庸俗了。

我的犟脾气又上来了,不给她回信了,就给她打了个电话,对她说我们前段时间去演习了,我刚回来。她还不信,像打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:你骗我,你肯定是想用我。我说什么她都不信,还是死死地咬着这一点,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,就好像我真的很想用她一样。

小赵来部队找我

小赵来到了我们部队。这让我感到很突然,当我看到她第一眼时,居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自从她看了她那阵嘲笑我的农民兄弟姐妹的信后,就没给她回过信了。虽然我很爱她,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,有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甚至都不怎么想她了。

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,上面是件绿色短袖上衣,头发盘在脑后,看上去很美。

我把她送到大队的招待所,那个招待所从外面看,就是三层很旧的楼房,但里面装修得很好,就像外面酒店里的标准间一样,有卫生间,也有淋浴房,什么时间都有热水,部队条件是越来越好了。她坐在床上,把胳膊支在桌子上,静静地看着我。我看着她,又低下了头,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只好给她讲连队的事,我还是拣最精彩最有传奇的事情给她讲,比如潘连追野兔的事,比如我们在渗透演练中与民兵斗智斗勇的事,但她没听一会儿,就打起了哈欠。

她沉默了一会儿,又说那些家在县城没有考上的同学中,有些通过关系也都都有了工作,有几

个没办法,只好到深圳那边打工去了,听说混得还可以。说完这些,我们又没话说了,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回事了,从前我是多么迫切地想和她在一起啊,那时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
她看着我,眼角边慢慢地皱了起来,眼睛也眯了起来,突然扑哧地笑了一声:“你变了,变傻了。”

我愣愣地看她,正在想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时,她扑了过来,抱住了我,把嘴唇压在了我的嘴唇上。散发着芳香的嘴唇,柔软的嘴唇,光滑的身子,美丽的少女,甜蜜的爱情……

我年轻的心一下子又被她点燃了,我紧紧地抱着她,有种想伏在她的胸前想哭的感觉。我也说不清,感觉就是这么奇怪。我立马决定原谅她了。

她嫌我拿的钱太少

潘连特意给我放了几天假,让我陪着她到四十里外的江城玩玩。但潘连有一点很明确,吃过晚饭,一点要回来。其实不用他讲,我也很自觉,我毕竟不是第一年的新兵蛋子了。但小赵有点想不通,她还想让我晚上陪她看星星什么的,如果放在中学时代,我觉得这很浪漫,但我现在一听就想笑,觉得这个举动特别幼稚,像小孩子一样。我耐心地做她的工作,军队纪律什么的讲了一大堆,也不知道她听进去没有,反正我都是把她逗笑才走的。

但也有不开心的时候。我们到江城玩时,干什么都得她掏钱。这本来是男人应该做的,但我还真没法子,她没说她要来,我刚把工资寄回老家了,父亲来信说他腰疼,我让他到医院看看。我们第一次到江城的一个旅

游景点玩时,我有士兵证不用买门票,我本来想给她买张门票,挤过去一看,门票要八十元钱,我口袋里只有六十元钱,就是准备用来吃饭的。我脸红了红,只好又退了回来。她也出来了,自己挤进去买了一张门票。我们那天都有点闷闷不乐的。回到招待所里,尽管我们竭力想避开这个话题,但我们还是说到了这上面。她问我:“你到底一个月拿多少钱?”我脸有些发烫,吞吞吐吐地说:“我刚把钱寄回家给父亲看病用了,一个月有八百来块吧,也不少了。”她吃惊地看着我,有点不相信:“就这么一点,你还觉得不少了?你怎么这么没出息!”

后来,她告诉我,她的教师身份转正了,她说陈小刚帮了很大的忙,就连那些告她的信件,也是他去摆平的。说到这里,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,低低地说:“人真是不可貌相啊,想当年,咱们上高中时,陈小刚还是个小混混,可现在人家却成了人物了。”

我绷着脸,不高兴地说:“他再变,骨子里还是个小混混。”小赵很奇怪地问我:“你们不是朋友吗?”我把脸扭向了一边,心里有点恼火,声音很大地说:“你别提他,你说他是我朋友,简直是对我的侮辱,我就是没一个朋友,也不会和他这种人混到一起!”

小赵站了起来,直直地瞪着我,气呼呼地说:“你什么意思?是不是不想让我和他交往?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,抬起头,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,低低地说:“是的,我不想让你以后再和他交往。小赵,他真的不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人。”

小赵很生气,脸涨得通红,

眼睛潮潮的,好像要流泪了。她咬着嘴唇,瞪着我恨恨地说:“我真不理解你了,人家有什么不好?你怎么就看不起人家!”

我呆呆地看着她,我说什么呢?我说他色情的话?但她并没有马上松开的样子,相反,她紧紧地抱着我。她流泪了,伏在我胸口,低低地哭泣着,喃喃地说:“建军,你不要当兵了,你跟我回去吧。我想好了,你就是没工作也没什么,回去了我们就结婚。”

小赵祝福我和莫小洛

她要走的那天,我去招待所送她。她抱着我接吻时,我都有点应付的意思了。但她并没有马上松开的样子,相反,她紧紧地抱着我。她流泪了,伏在我胸口,低低地哭泣着,喃喃地说:“建军,你不要当兵了,你跟我回去吧。我想好了,你就是没工作也没什么,回去了我们就结婚。”

我摇了摇头,她对部队太不了解了,那显然是不可能的,我是第二期士官,我至少还得服役两年。如果让我当逃兵,那更不可能,我连想都不会去想的。话又说回来,她这也是一时冲动,我要是真的跟她回去了,没过多长时间,她就会后悔得要死的。我们两个的距离,也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。

小赵回去半个月后,她的信来了。我撕开信,感到很奇怪,信是她和陈小刚一起写的。他们在信中追述了我们在中学时代结下的深情厚谊,以及他们对我的思念之情,最后祝我和那个叫莫小洛的女孩白头到老爱情千古。真是莫名其妙。小赵又在这封信的后面调皮地加了一句:“你如果同样祝福我们了,我们会谢谢你的。祝福我们吧。谢。”

刘林不小心遇到陈树风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亲热



美良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深圳的孤单剩女刘林。在朋友的聚会上偶遇钻石王老五陆西若,两人从误会到相知,在看起来不可能的条件下产生了爱情。但刘林并没有因此将生活的重心转到陆西若身上,爱他但不依赖他。刘林的生活一波三折,最终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归宿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刘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了陆西若的公司上班,陆西若也不知道新来的员工就是刘林,在看了刘林的资料后本想打发她走的。不料从金谷口中得知自己误会了刘林,所以就决定补偿刘林。刘林得知自己失业是因为陆西若后非常气愤,但现实的压力使她不得不低头。

情感天空

相亲冲击波

其实对于刘林来讲,一直的问题,不是找不着男人,而是找不到爱人,随着年龄越来越向三十靠拢,她也渐渐不再奢望,也终于肯承认,爱情的确存在,但它只属于年轻的岁月。渐渐地,她独身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烈。

母亲的愿望却很小,也很实在,她只是希望刘林找一个好男人,脚踏实地,平平静静地过日子。她的观念是皇帝的女儿也要嫁人,身为女儿家却不嫁人,这辈子不是白活了吗?为此,母女俩餐桌上的话题始终就是这一个。母亲不仅仅是嘴里说说,一天,揣了一个人的资料回来给她,说是已经与对方父母约好,星期天见面。权衡了轻重后,刘林应承了周日的相亲。依她的想法,只当是请母亲的朋友吃饭。

然而周五那天,却接到相亲对象的电话,表示想取消周日的见面,说自己要出差,周末不在深圳。刘林求之不得,问题不在自己身上,母亲也就无话可说。

晚上回家,母亲坐在沙发里发呆,电视也未开。桌子上什么也没有,看样子也没做晚饭。刘林坐到她身边,问:“妈,你怎么了?”母亲叹了口气,道:“星期天人家不来了。”

刘林笑:“我当什么事,吓死我了。不来就不来呗。”

“你说吧,你人也不呆,模样也不差,怎么就弄成这样了?”

“我弄成啥样了?我这样不是挺好的吗?有工作,有房子。还要啥样啊?”

母亲看着她,再叹口气,尽是忧心:“人家嫌你年纪大,不肯来。老早我就开始催,女人就那么几年金贵,挑是要挑,可不能

太挑,这越往后,那嫩劲儿一过,就该人家挑你了。这不就是了?”

要搁前两年,刘林一定会反驳。可是现在她明白,母亲话糙,可说的是至理,这就是现实。这世界,拥有一份可以摈弃一切现实条件的爱情,是如此奢侈,如此辛苦的一件事。

此人不肯相见,刘林没有损失,太现实的人与她不同道,她无法接受,不见反而省事。但这件事,给了她很大的冲击,现实中这样的人不是少数,而是普遍。如果说在此之前,她对真爱还有一些期待,那现在经此一事,她绝望了。

绝望也就代表她开始回到现实,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她从各方面开导自己,可心里依然无所适从。她清楚,自己的梦碎了。

陈树风有外遇

刘林要求转做开发业务。陆西若一直想再找两个业务员负责客户开发,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中意的人。刘林之前就是做开发业务,手头有一部分客户资源,做起来驾轻就熟。她之所以想转做开发业务,主要还是因为钱,因为提成比较高,做开发业务的薪水比做跟单业务的薪水高出一倍不止。房贷实在是她心头的大病,她只想尽快赚到钱提前还清贷款,否则所有的梦想与行动都会受其束缚。

既然做了开发业务,上下班时间自然无法控制,而且要面临高频率、长时间的出差,这些刘林以前有过经验,也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,所以不成问题。问题是要经常与陆西若一起出差。她对陆西若的看法本来渐渐有所改变,但经过第一次出差,对陆西若的印象跌到历史最差点。

那次是一起去拜访广州的

一家客户,陪客户吃完晚饭后,陆西若将她拉到一旁道:“你自己去找家酒店,我们明天再回深圳。”刘林问:“为什么要明天回?不是已经吃完饭了吗?”陆西若道:“我们还有活动。”补充道:“你做了那么多年业务,应该了解。”

刘林怎么会不了解?这种饭后的另行活动,无非是去那些声色场所,她不相信地问他:“你也去?”陆西若反问:“有问题吗?”

“玉敏知道吗?”

陆西若看着她,似是在看火星人:“这有关系吗?”

“怎么没关系了?她是你未婚妻!”

陆西若冷冷地道:“既然是我未婚妻,就应该做这方面的心理准备。”说完丢下她,扬长而去。

回深圳后,刘林经过多次对玉敏旁敲侧击,确认玉敏对这些情况完全了解,陆西若没说错,她对一切心知肚明,或者说,是有自知之明,知道自己的身份,知道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事情,不该做的是什么事情。刘林深为叹息,她弄不明白玉敏如此委屈自己,到底图的是什么。

之后的出差,她就想着要避免,只是做开发业务,出差又实在是无可避免。既然放不下高薪,就唯有选择忍受。于是日复一日,出差成了她的梦魇。

这次要陪的是关外的客户。陆西若将他们请到市内。先是在华强北吃饭。吃饭在哪不能吃什么非得得到市内来吃?刘林对此心知肚明,整个饭间就一直很郁闷,显得很被动。陆西若看她脸色不佳,找借口将她叫出包间,走到大堂过道,道:“你怎么回事?如果不乐意,现在就给我走人!”

刘林道:“这是你说的。”回

包间取自己的包,一回头,却看见陈树风与一名年轻女子从隔壁的包间走出来,举止相当亲密,年轻女子在讲完话后还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。

刘林愣住了。陆西若也看到了陈树风和年轻女子,上去与他们打招呼,与年轻女子拥抱。刘林听见他在问:“什么时候回来的?”显然他们相熟。这么说,他知道陈树风出轨的事情。

年轻女子道:“有两三个月了。”

陆西若再拥抱她,拍了拍陈树风的肩膀,道:“我还有事。另外找时间与你们吃饭。”

杨杨重回剩女队伍

这几天,刘林很矛盾。其实很多事,她都已经尽量置身事外,不去掺和,但如今是杨杨,她最好的朋友。她不想其受到伤害。可回头想,陈树风出轨已成事实,已经对其造成了伤害。在决定告诉杨杨之前,刘林还是想先了解一下陈树风的安排,如果他安排妥当,自己便选择缄默。毕竟,三十岁的女人能够得到一桩她自己认为满意的婚姻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和陈树风结婚后,杨杨一直很开心,这是事实。

约了陈树风晚上见面,就在公司楼下。陈树风建议找一间茶馆或咖啡厅。刘林道:“用不着。我只要听你说几句话。”陈树风瞬间沉默,半晌道:“谢谢你没有告诉她。”

“你就说你的打算吧。”

“我……不想离婚。”

俗话说,宁拆十座庙,不毁一桩婚。既然她有心维护自己的婚姻,刘林当然不会吃饱了撑着,非去搅和他们的生活。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,她多

少也学会了点中庸。有些事,是要睁只眼闭只眼的。

刘林问:“那你有什么打算?”

“我还没想好。杨杨是个好女人,我不想伤害她。”

刘林冷笑一声,道:“你用不着这么虚伪。你都已经伤害她了,还谈什么想不想的?也别说废话,我就等着,这事你要处理得好,我就从来没见过什么,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刘林懒得再说什么,去赶车。

过了一星期,杨杨来找刘林,说要和陈树风离婚。刘林不知道陈树风究竟是怎么处理的,不好做声。杨杨道:“他的初恋情人回来了。树风一直就没忘记她,我知道。我感觉自己夹在他们中间,像是第三者。”

刘林试探地问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
“我前两天在商场碰见他们了。”

刘林愤怒,陈树风所谓的处理方法,原来如此!是不是杨杨不碰见他们,他就打算这么敷衍下去?她气道:“离婚!没什么好说的,赶紧离!”

杨杨抱她,道:“别生气,这也没什么。我和树风结婚本来也不是因为爱情,而是为结婚而结婚。”

刘林把双腿盘上沙发上,仍旧生气。她不敢告诉杨杨来去脉,怕更伤了她。杨杨拿了片西瓜凑到她唇间,逗她。刘林将她的手推开,道:“好了好了,周末请你吃饭。”杨杨笑道:“哟,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?”

“庆祝你离婚,重回剩女的队伍。”

“你怎么整不清楚啊,我要离婚了,那叫失婚女,不叫剩女。”

